

第二回 見利巧施美女計 背人假借梅花詩

詩曰：

相思無底暗傷神，曾種風流一段春。
千里煙緣風忽送，三分傀儡話偏親。
可真可假可欺世，誰是誰非誰識人。
誤了桃源無好約，卻教迷處說通津。

卻說石生，不思量往揚州梅翰林家處館。別了懷伊人，要在蘇州訪問凌春女子蹤跡，卻也不知是何等人家，下落何所。欲親出訪問，又恐聞名者，濫求代庖。因借病在家，著管家先將古香亭詩句揭來；後令書童柏兒在外訪問。今日也訪，明日也問，整整打聽了月餘，不見影響。

這日，石生獨坐在家想道：「向日我見那女子詩句，雖知其才，未見其貌。假令柏兒訪著消息，在某所某處，我不能親觀其面，便使媒婆去說合，那媒婆自然貶其醜陋，揚其美色，兩下撮成，使我石池齋一片憐才好色的熱心，付與冰炭之中。」

那時，姻緣簿上污了清白，叫我何處去折辯。」又想道：「那女子取名凌春，有魁占物色之意，料然也不是個俗品。自然男女相訪，不輕失身與人的了。使她知我石池齋有這段好迷苦衷，應亦喜托魚水。獨怪那日不該讓懷伊人先行，若留他少住幾日，也與我訪問訪問，玉成此事。」又想道：「懷伊人北上，此時也不知到了何處，就想他回來，諒也不能，還是我與這女子兩下無緣。不如依懷伊人臨行之言，赴梅老先生之約要緊。」正自搜理閒思，沉吟不決，忽心下又陡起一念，自驚訝道：「這女子起句凌春，莫非取意於梅，乃梅老先生之令愛麼？前聞他管家說，他老爺因游玄墓而回，故來聘我。又說梅老先生有一女一子，且那詩中道『夢回東閣』，用揚州何遜故事。」說罷不禁欣喜，以為得想，遂吩咐一老管家，看守宅子。遂收拾行李，帶著柏兒，叫了一隻船，竟往揚州梅翰林家去。

不一時，行到蘇州城境。石生在船上檢點行李書玩，恰恰忘落了凌春女子詩箋。石生忙對柏兒道：「你快回去將凌春女子詩箋取來。」柏兒聽說，上岸飛星去取。石生查了行李，又自己悔道：「我還不該造次往揚州，遺落此詩，卻非佳兆，端的這女子還在蘇州。」一頭怨，一頭等，等到午西，見柏兒拿著詩箋，頭上褪著帽子，汗浸浸走進船艙，說道：「那做詩的女子有了影響了。」石生忙問道：「卻在什麼所在？」柏兒道：

「適才小的從閩門過，見一個乘轎的醫生，多少討藥的人，跟他到家，下轎畢，那醫生道：『不是這兩日在常州醫那小姐的病，這幾時把你們藥都打發完了。』小的聞見小姐二字，隨立在旁，聽了半晌，未審詳細。見那日遊船做詩的田相公，拉著他說話。小的見他進去，就問那醫生管家，在常州醫病的原故。」

那管家道：『有個小姐姓畢，乃是淮安人。因同父親在玄墓看梅，受了些風寒，回到常州地方，染成一病。因慕我相公醫名，特請了去，只用了四五服藥，就病體痊癒。如今復回淮安去了。』小的猶恐不是，又問那女子叫甚麼名字。那管家想了一回道：

『叫凌甚麼小姐。』小的說：『莫非叫做凌春小姐麼？』那管家忙笑道：『正是這兩個字。』小的又問他相公姓甚麼，那管家說姓白。如今特來與相公商議，還是上淮安去訪他，還是怎麼樣？」

石生聞言又驚又喜道：「這小姐雖有消息，未必貌附其才。若有才無貌，也是枉然。必須再去，訪訪她年紀多少，有人家不曾有人家，在淮住居何所？這般方可上淮，央媒求親。若造次而行，倘有不合，豈不空費一番往返。」柏兒領命，放下詩箋，又去訪問。方才上岸。就遇著田又玄迎面叫道：「柏兒，你相公尚未去麼？」柏兒道：「現在船上。」田又玄就要想見。柏兒忙回報與石生知道。石生請進艙中，相會禮畢。田又玄道：

「向自玄墓別後，小弟只道石先生同懷伊兄次日北上，故不及奉候。適兒盛使，方知先生尚留此地，不意今日又得一面，何幸如之。」石生道：「小弟向日已訂期北往。因別後遂得大恙，不可以風，故又羈留到今，亦出無奈。」田又玄笑道：「那日在古香亭，小弟預知先生次日不能就往廣陵。相留薄錢，實出本心，不意先生苦苦托詞見卻。」石生笑道：「人生四海皆兄弟，我之大賢，與人何所不容；我之不賢，人將拒我。如今日田兄，不棄小弟足矣，小弟豈可托詞以卻田兄。」田又玄笑道：「據先生所言，既非托詞卻弟，廣陵實有何事？」石生道：「不瞞田兄講，廣陵梅老先生，差人請小弟訓誨他公郎。前受了關書，並聘金二十兩，約期甚近，所以急急為此。」說罷又道：「如田兄不信，……」隨叫柏兒去取關書，遞與田又玄看。

田又玄一見上寫著館穀每歲三百兩，節禮聘金在外，便覺滿眼動火。隨欠身道：「原來先生為這宗大財，故急於要行。」石生笑道：「二三百金算得甚麼大財，小弟不過借此以謀終身之事耳。」田又玄又道：「先生這實是欺小弟了。終身之事，莫大於功名，難道借廣陵以取功名不成？」石生又笑道：「功名富貴，等如浮雲。知者當之，止算得一夜好夢。小弟之意，豈俗到此，蓋別有意中之事，實非田兄所知也。」田又玄放下關書，詭道：「意中之事，我知之久矣，故作戲談以試先生，今先生何必相瞞。」石生心下暗想道：「凌春女子，當日原是田又玄因作詩而起，必定他有所見，方說出此話。就是他無所見，我實說於他，料也不妨。」遂叫柏兒到茶館取了幾杯茶，留田又玄在船上相談。石生道：「田兄既知小弟心事，小弟實為那日在古香亭見凌春女子詩，歸家細思，頗還去得，因而動一癡念，有好迷之意。」

遂著小價覓訪他的消息，到今方有影響。」田又玄近座笑道：「當時，小弟明知那凌春女子詩好，故說不通者，因為吾輩才名不肯為女流所占，不意先生與我暗合，也知她詩好。但此時先生既有影響，就該丟了揚州館事，為何還如此行色匆匆？」

適才所言不知所行了。」石生道：「非弟言不附行。奈這女子在淮安地方，雖知其才，未知其貌，若造次而行，恐有不合，空費了往返，又誤了梅老先生之約。小弟之念，尚暫泊於此，再訪這女子真有沉魚落雁之容，閉月羞花之貌，就撇梅老先生之館，竟掛帆向淮陰，與她生死一決了。」田又玄道：「老先生原是在何處訪著這消息，如今還當去訪一訪，不可錯過。」

石生道：「原是一醫生姓白者，從常州與她看病而回。小價偶然問其盛管家，故得知這個消息。」田又玄道：「原來醫生姓白者之傳。但恐再訪出那女子是絕色，先生事做半途，又要赴梅老先生之館，豈不費居中者一段苦心。」石生笑道：「我亦無甚事。」

百兩臭銅，賣了終身大事。」田又玄見石生志不在館，立意要訪那凌春女子，不覺動個冒名赴館之心。手裡拿著茶杯，口中詭道：「先生不必他訪，小弟曾在古香亭見過的。」石生忙喜問道：「田兄所見，果然姿色若何？」田又玄道：「若說那女子姿色，大抵非一言一句可以描寫，只那一雙眉眼，令人見即迷魂。」石生聞說，近座細聽。田又玄又細將那女子如何美貌，如何動人，在古香亭如何看見，說了許多謊話，要撮弄石生上淮，自己頂名赴館。石生一腔癡情，雖被他說動，卻也半疑不信。田又玄又巧言道：「恐小弟眼力不濟，不足取信先生，先生且停留半日，請那醫生來，假以看病，再細細審問一番，真假自明了。」石生喜聽其言，就著柏兒去請那醫生。

田又玄又止道：「此時天色將暮，恐不成體，到明晨吧。」石生道：「明日再誤半日功夫，恐又開不成船了。」田又玄道：「小弟還要薄錢，明日少不得相留一日，後日再開船長往。」石生為著那女子，只得依言。二人談得情投意洽，又吃了一會茶。田又玄別去，臨上岸道：「此事若成，先生將何以謝弟。」石生笑道：「多以金帛酬謝就是了。」田又玄正色道：「小弟亦非愛金帛的俗品，轉將佳稿賜小弟一部，以留別後之思吧。」

石生道：「此是不費之惠，若先生有見教之意，明日就著人送來。」說罷，田又玄別去。正是：
出言詭辯非君子，見利欺心定小人。

卻說田又玄留石生停止船上，思量冒名赴館，得那三百兩頭。一路想道：「我方才留石池齋，明日請白醫生察訪那女子姿色，倘那女子是個醜陋的，白醫生一直說將出來，不但失了老田這大財，且把我吃茶時那些假話，都被他識破，日後有甚面皮見他。」想罷，竟不回家，即轉回身子去尋白醫生，要二人合意同謀。

原來白醫生就叫做白隨時，素常做田又玄的伙騙。曾在玄墓古香亭，令田又玄假石生之名，會徐州來的一個鐵不鋒，觀梅做詩，希圖酒食。這晚見田又玄尋他，即忙迎出笑道：「田相公適才別去，為何又來。」田又玄道：「特來與兄接風。」白隨時邀到內堂坐下。田又玄從袖中取出一個銀包，拈了一塊銀子，遞與白隨時買酒。白隨時推讓了一回，田又玄只是要買。

白隨時道：「在愚弟這邊，為何倒擾老兄。」田又玄道：「小弟有一發財事相煩。你依我買來，別有話說。」白隨時勉強收下銀子，叫家中用人，買了些熟肴便酒，掌起燈來，二人飲到興頭，田又玄道：「敢問老兄，前日在常州與何人看病的？」白隨時道：「有個淮安畢監生令愛，為玄墓觀梅，受了些風寒，因請小弟看病。卻有何說？」田又玄道：「那畢令愛可是前月十六日，我與老兄並鐵兄三人，在古香亭笑他詩句不通的凌春嗎？」白隨時道：「不是，不是，這個叫做臨鶯，生得才美冠世，其父雖監生而實鄉官，從正月二十日方游梅花的。」田又玄道：「如今把這臨鶯要認做凌春，這財就有望了。」白隨時問其原故。田又玄將石生愛凌春詩句，誤訪臨鶯，並明日要請白隨時話頭，細述一遍。白隨時聞言驚道：「石池齋也還有些名望，為何把一個不通的認做才女。這等看將起來，眼力實不如老兄了。」田又玄歎口氣道：「自古名人好題詩，英雄多困苦。虛名在前，真才落後，此天道反覆之數。」白隨時又道：「明日小弟領命，把臨鶯說做凌春，哄那石池齋上淮去了，你我財從何來？」田又玄道：「兄飲三大杯，小弟說與你聽。」白隨時連吃過三大杯。田又玄道：「小弟之文才詩學，係兄所素知，自不必說。有揚州梅老先生，官居翰苑久矣，知我是個才子，要請我教他公子。不意石池齋這個畜生，就謀了此館。」

每年三百兩雪花紋銀，節禮在外，還有二十兩聘儀。如今聘儀被石池齋收了。若老兄撮弄他上淮，這館小弟抵了，館金與兄三七分，豈非是宗大財。」白隨時聽了滿心歡喜道：「這等說，老兄該吃三十杯。老兄之財，更多似小弟。」田又玄道：「三十杯小弟吃不得，也與兄三七分吧。」白隨時道：「這個成不得。小弟不敢如此貪杯，寧可捨命奉陪幾杯吧。」二人一頭說，一頭篩酒，各吃了五六杯。白隨時又道：「適才老兄所言，有冒名頂替之意。又無關書，一時認識出來，卻如何處置？」田又玄道：「關書小弟已曾見過。竟去赴館，只要言語相對，東家怎好問先生要關書看。」白隨時大笑連聲道：「妙！」二人立定計策，歡心暢飲，直到一更時分。田又玄臨行囑道：「明日之事在心。」白隨時道：「謹領大教。」二人別過。白隨時又道：「聞得鐵兄尚羈旅在揚，未回徐州，只柏老兄還要相遇。」田又玄道：「若他在揚，益發妙了。」二人方別。正是：

浪施巧計同兒戲，小視奇才作等閒。

卻說石生在船上不知白隨時受田又玄之囑。到了次日早起，見天色清明，正是淮行的順風。

遂叫艙公備了酒飯，封起藥金，一面令柏兒來請白隨時。

不一時，白隨時帶著家人，背了藥箱，柏兒引轎到船前。白隨時下了轎，一直上船，與石生禮畢茶罷。柏兒從書箱中取出一書，放在案上。白隨時把石生脈細細一看，道：「先生這個病源，因悶鬱而起，心膈不寬，雖然脈氣沉細，卻無大病。」叫家人取上藥箱，撮了兩劑寬中益氣湯，用福圓作引。撮罷，就要告辭。石生道：「久仰青囊秘學，未得識顏。今日賤恙得叨妙劑。舟底不堪便飯，望寬坐少敘。」白隨時道：「先生才名動世，一觀台光，實出望外，況又在此叨擾。」說罷，柏兒收起書本，擺上酒肴，二人飲了一巡。石生道：「兄翁尊號，卻不曾請教。」白隨時道：「小弟賤字隨時。」石生道：「可是素與田又玄相知嗎？」白隨時道：「曾有一面，不甚相知。」石生也不在意，又飲了數巡，石生欲言又止。白隨時知他為那事兒，不好啟齒。故作問道：「先生行色匆匆，卻因何往？」石生道：「要往淮安訪一舍表親。」白隨時故道：「令親住居何所？」

石生故作歎一口氣道：「說起話長。小弟有位舍表親姓畢，自先君去世，就不曾相會，到今五六年矣。昨偶聞在淮居住，又聞舍表親帶著舍表妹，在玄墓看梅，及弟往拜，又兩下錯過。」

如今上淮問詢，尚不知他住居何所。」白隨時知詭托詭道：「前小弟在常州，與一位畢監生令愛，句喚凌春者醫病。那畢監生倒住在淮安城外，清涼寺旁，也曾從玄墓看梅而回，莫非就是麼？」石生笑道：「那人雖然名姓相對，但天下同名同姓者多，難叫分辨。惟舍表妹自垂髫時，與弟同食同居，至今形容猶記。不識兄翁見那畢兄令愛而貌若何？」白隨時把酒乾過，笑道：「這等說起，料想不是令親了。」石生見他笑而不言，以為女子醜陋，不好說出。叫柏兒斟盈了酒，又問道：「兄翁如何見笑？」白隨時道：「不說那女子面貌便罷，若說起那女子面貌，真天上有，地下無。且才美兼備，恐先生令表妹沒有那等全美。」石生作喜道：「舍表妹雖人才不算出色，卻也有七八分似這個女子。但不知此行得遇著遇不著？」白隨時道：「若是這位女子，先生說兩個字來，小弟代起一數看。」石生見白隨時又會起數，滿心歡喜。隨口道了兩個字。白隨時將手畫畫道：「卻好是千天數。二爻發動，此去不獨能相會，還有許多喜事。」石生道：「這數如何詳解？」白隨時念那數中詩道：

得意相逢貴，前程去有緣。

利名皆可望，三五月團圓。

石生聽罷，知姻緣之事有准，又敬白隨時幾杯作謝。白隨時又道：「此數乃邵康節先生所授，極靈極准。上面說『三五月團圓』，先生若訪令親，宜速行以應此數。」石生道：「小弟就此順風，即刻開船。」不一時，柏兒拿上飯來。只見田又玄領著一個傭人，竟自上船，與二人拱手。白隨時見田又玄至，就起身告辭。石生道：「請用便飯。」白隨時作謝道：「小弟酒後不能用飯。」石生隨叫柏兒取出藥金賞封，總遞與背箱管家，送到岸上。白隨時作別上轎。

石生方回，田又玄迎著問道：「那事如何？」石生笑道：「據白兄口詞，頗有姿色。小弟欲乘此順風，暫別往淮。」田又玄驚道：「此時就行，小弟不及躬餞奈何？」隨叫人取上四包路菜，送與石生。石生作謝。要留田又玄便飯，田又玄作辭過。又道：「先生上淮，必須從揚州而過，倘梅老先生管家看見，傳與梅老先生知道，豈不招怪？」石生道：「小弟此行，不攏岸上，徑從淮安水路而去，他如何知道。就見他管家，也不認得。前那關書，俱從門外傳進，並不曾會而。」田又玄喜笑道：「既如此，先生可放心而行了。」石生叫柏兒開書箱，取出詩稿遞與田又玄道：「這是小弟近集，如命呈覽，幸勿見笑。」田又玄謝過，令家人收下。

二人立在船頭敘別。只見船家整理篷桅，收拾繩索。石生對田又玄道：「此時心意皆為行色所擾，不能與兄盡談。」就作揖謝別。田又玄回禮道：「這是喜事催人，先生不必以一別為悵也。」石生反強勉回嗔作喜，要送田又玄上岸。田又玄道：

「先生不必送小弟，小弟轉立在岸上，以心相送吧。」二人就在船頭別過。田又玄同家人上岸。只見船家掀起跳板，將船一開。石生才進艙門，但聞長帆風響，船頭水湧，如弩箭離弦，去莫能禁。田又玄立在岸上，喜得如夢如癡，呆了半晌。正是：

情癡傀儡三分話，天送姻緣萬里風。

卻說田又玄立在岸上，復定睛看了一看，見帆影頓渺。遂帶著家人來會白隨時，商議冒名赴館。二人相見大笑。白隨時道：「老石已去，我兄冒名之事，不可遲延。」田又玄道：「適才細細審問他，他此去竟不擾揚州，說揚州梅老先生家人並不曾會過。這場造化，真是你我時運。」白隨時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事不宜遲。老兄可收拾行裝，隨後趕去，恐一遲延，梅老先生著人來請他時，就有許多不便。」田又玄依言。就拉白隨時到家，看著收拾了行李，同到渡口，叫一隻小船，別過白隨時，獨自一人，隨路打聽著石生消息。

到了揚州。上岸之時，頂頭遇著一人口中叫道：「石兄何往？」田又玄忙抬頭看時，乃是徐州的鐵不鋒。就踉踉蹌蹌作了一揖道：「小弟因此處梅老先生，每年出三百金紋儀，請我處館，特來赴約。鐵兄何羈留在此？」鐵不鋒道：「小弟自別後，不期遇二三知己，每日在此詩酒，竟忘其所歸。」田又玄道：「鐵兄必於此地久熟了，可知梅老先生家住居處？」鐵不鋒道：「聞得在小東門前後，可同去找問，以便進拜。」二人遂拉手同行，進了城，不一時到小東門。鐵不鋒道：「想是梅老先生就在此處前後，可問人一聲。」二人立著說時，見一人從旁邊酒樓上走下，問道：「相公可是來赴館的石相公麼？」田又玄道：「我正是。你如何曉得？」那人道：「小的就是梅老爺家中王文。我與相公去通報。」田又玄道：「此時天暮，恐不成禮。今晚且尋飯店住下，明日再來拜過。」王文扯住不放道：「我家老爺怪相公來遲。說沒有回書，不足為憑。家中報怨小的，正要差小的明日去復請。若相公今日會了，省小的明日一番回話。」田又玄遂到酒館中，打開行李，取出一紅單帖，上寫著眷晚生石液拜。先著人傳進。後向鐵不鋒道：「弟且暫別，兄寓何所，乞為示我，以便奉看。」鐵不鋒道：「石兄不必看弟，弟明日自來拜兄。」二人打恭別過。

田又玄跟隨了行李去會梅翰林。見梅翰林迎到廳下，田又玄前趨後恭，相依而行。直到廳上，相見禮畢，分賓坐下。梅翰林道：「前學生在吳下觀梅，仰台兄大名，如高山在望。不揣荊棘，敢攀駕臨，獲愧實甚。」田又玄打恭道：「晚生菲才薄德，梅老先生呼喚，實愧庸學，不足以當令公子之範圍。」

梅翰林笑道：「這是台兄過謙了。」田又玄又打一恭。家人茶上。田又玄兢兢業業拿著茶盞，告過茶畢。梅翰林叫管家請出小相公來。少頃，小相公出來，年紀只在十來歲，生得眉眼秀雅，端端正正朝上作了一揖。家人安了個位兒，在下面坐著。田又玄道：「令公子品格非凡，日後定然繼老先生之門第。」梅翰林道：「小頑待臘，因學生為這俗吏，幼年失教，懶於讀書，明日拜從門下，使頑石一經仙點，想不致終頑也。」說罷，請田又玄到內書房裡坐。田又玄躡步而行，穿了兩三進房子。只見花柳叢中，山石嵯峨，朱欄粉格，多少曲徑迴廊，共有十數間危亭雅座。梅翰林叫收拾鋪陳，安田又玄在內居住，田又玄不勝欣喜。當晚整酒，十分款待。次日又備一席，將公子拜在門下。

二人方飲酒時，見外傳進一帖，上寫道：「通家社弟鐵不鋒拜。」田又玄一見，忙起向梅翰林道：「是敝相知鐵不鋒兄，來拜晚生的。待晚生出去相會。」梅翰林道：「既石兄相知，請至書房相會何妨。」隨叫家人收了酒肴。田又玄迎進鐵不鋒，在書房中與梅翰林三人禮畢，分賓坐下。梅翰林道：「請教鐵兄尊號。」鐵不鋒道：「賤字不鋒。」田又玄道：「敝相知少年大才，乃北方名士，家下現住徐州。」梅翰林道：「看鐵兄這般清雅，自是名教中人。」鐵不鋒打恭謙遜。梅翰林對田又玄道：「鐵兄可曾婚配過嗎？」田又玄道：「晚生婚配過。鐵兄與晚生不同。」梅翰林笑道：「這等說，石兄已娶，鐵兄尚未有室了。」鐵不鋒道：「晚生素有傲骨，不肯輕娶。」梅翰林道：「此正是才人之妙用。」三人茶罷，鐵不鋒就要告辭。梅翰林道：「鐵兄既與石生相契，皆是莫逆，何不少坐，盤桓盤桓。」遂令田又玄留住。吩咐家中整置酒肴。又取出一詩箋執在手中道：「鐵兄可有佳稿在此？」鐵不鋒道：「拙稿被坊中取去射利，尚未刻出。」梅翰林取出詩箋道：「這一首詩，是小女在吳下古香亭上做的，請二兄指教。」二人接過，用手假作畫圈吟哦。忽看到後面有凌春女子四字，二人驚訝半晌。梅翰林道：「這詩是詠梅花的，也還通麼？」田又玄道：「這詩是絕妙的。但晚生是在古香亭見過的，那時是十幾的光景，就同鐵兄在那邊觀梅，因而贊賞。不識老先生同小姐，是何時在古香亭的？」梅翰林想道：「還是正月初五日，同小女在那邊的。」田又玄道：「令愛小姐，如此大才，不知青春多少了？」梅翰林道：「小女今年十六，尚未擇婿。」二人聞言，一齊驚贊不已。

梅翰林道：「請教二兄各做一首，以便小女留讀何如？」田又玄心中想著石生淮行之事，恐聞凌春消息，復來赴館。遂用一計道：「鐵兄大才，尚未有室。老先生令他做一首。略見其意，何不招贅為婿？」梅翰林但微笑道：「石兄也少不得要做。」田又玄道：「晚生乍離故土，心緒覺得煩雜，恐猝中之筆，不足大觀。」梅翰林道：「常言斗酒百篇。想石兄酒興足，然後下筆有興。適才吩咐家人另收拾酒肴，待學生再親去取一壇好酒，與二兄衝開思路。」一頭說，一頭別過二人去選好酒。

田又玄同鐵不鋒見梅翰林回家，親自取酒，恐怕一時做詩，嚇得心慌意亂。鐵不鋒對田又玄道：「吾兄大才，就要做詩，也還不難。小弟近日荒疏，胸中卻無一字，這事從那裡說起。」

田又玄道：「小弟近日風塵勞頓，也有些荒疏，卻如何處置？」

鐵不鋒低聲道：「向日吾兄所作之句，權借與小弟何如？」田又玄低聲回道：「這個成不得，倘若兄說錯了字，反為不美。」如

待我寫了，兄做一首吧。」鐵不鋒慌道：「吾兄之詩，小弟自別後，終日熟讀，斷不錯字。」田又玄想了想道：「那詩就與兄寫去。小弟一時懶做，也尋一首現成的，應酬應酬吧。」

遂兩邊張張，忙拿了鑰匙，向房中開了書箱，取出石生詩稿，翻來倒去，不見一首合宜的梅花詩。因想，向日後生在游船上做的那首，卻又一時尋不著。正在亂查之際，見鐵不鋒走進道：

「這詩稿是何人的？」田又玄道：「是小弟做的。」鐵不鋒道：「兄當時在古香亭，說這女子詩甚是不通，今日為何又贊她絕妙？」田又玄手掀著詩稿發燥道：「兄全然不知我的深意。」鐵不鋒見他發燥，遂忙忙出去。田又玄又聞得外面花園門響，向後半本猛然一揭，卻好臨了一首就是。方才看了一眼，見梅翰林走進，手慌腳亂，出來迎著。

梅翰林叫人揩抹了桌子，擺上美酒豐肴。田又玄隨放了梅待臘家去，自己復走進房內，收拾那詩稿，掩在箱內，又張了兩張，方出來與梅翰林三人飲酒。酒到半酣，田又玄叫書房用人，取出筆硯，對梅翰林道：「適老先生所命，和小姐梅花詩，晚生輩且強勉做他兩句，以求大教。」梅翰林聞言，各敬一杯助興。田又玄將酒接過來，一飲而盡，就把石生「一片冰肌接水光」那詩寫將出來。梅翰林一見，滿心歡喜，擊節稱賞。鐵不鋒扭捏半會，就把田又玄那「嬌似雪花白似鵝」詩，寫將出來。梅翰林一見，鼓掌大笑。鐵不鋒道：「晚生這詩還不像荒疏之筆麼？」梅翰林道：「絕妙佳句。」三人遂一面飲酒，一面看詩，飲到夜半。

梅翰林留鐵不鋒住了。就將二詩攜到內宅，與凌春小姐去看。凌春小姐正高掌銀燈，翻閱古集。一見二詩，不覺失笑道：

「這鐵姓詩句，這等不通，名字又起得這樣古怪。」梅翰林道：「這鐵姓乃徐州人。石兄說他是北方名士。年甚青少，誰知外清內濁，石兄竟亦不察，反有薦他為婿之意。連石兄亦覺可笑。」

凌春小姐又道：「石先生這詩，倒膾炙人口，只是字跡歪邪，像有抄襲之弊。」梅翰林想了想道：「我起先見他在書房中拿著一稿，東翻西閱；且他又是一團勢利行徑，不像個名士規模。」

莫非這詩果有抄襲之弊麼？」時公子梅待臘與夫人亦在座旁。

梅待臘道：「我先時也看見先生，查了半日詩稿，見爹爹來，就慌忙擱下了。」凌春道：「如此說起，石先生既有抄襲之弊，決非才人所為。竟假冒名士之輩，妄來赴館，亦未可知。」梅翰林道：「倘若如此，我遲日假滿進京，家下無人照管，豈不誤了我幼子之事。」說罷，各令安歇。獨自想了一個主意。

次日早起，即別過鐵不鋒。叫一管家，同王文到蘇州悄悄訪問，看這家中先生，可是石池齋；再訪問石池齋可是個名士。

管家同王文領命。梅翰林又道：「你二人若訪問不出真正消息，休來見我！」管家同王文嚇得飛星叫船，去訪石生。正是：

假借人多惑，循環事卻乖。

但能催薄暮，月應不媒來。

不知在何處訪著石生，且聽下回分解。